

胡迟 徐静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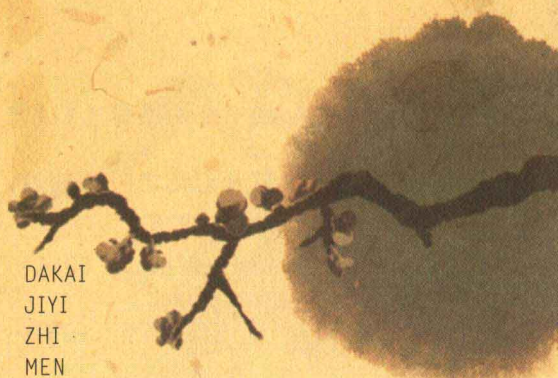
记忆之外

打开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DAKAI
JIYI
ZHI
MEN

打开记忆之门

胡迟
徐静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开记忆之门 / 胡迟, 徐静主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336-5307-1

I. 打… II. ①胡…②徐… III. 文化遗产—简介—安徽省 IV. K2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2339 号

出版人: 朱智润

选题策划: 张丹飞

责任编辑: 王 骏

装帧设计: 袁 泉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60 000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定 价: 4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3683078

从我的记忆之门说来(序)

郭 因

我经常打开我的记忆之门。

在我的记忆之门里面,深深储藏着使我感动的爱和我眷恋的美。而其中最使我感动的爱便是普爱人类与天地万物的大爱,最使我眷恋的美便是显示出了这种大爱的大美。

体现这种大爱与大美的,就有我们祖国自古以来的种种物质文化遗产。实现这种大爱与大美的就有我们祖国自古以来的种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一种可以靠传承人表现出来的以供观赏与学习的文化行为。

行为是人进行的。成果是人创造的。大爱与大美就都来自具有大爱的胸襟与大美的品质的人。

如今,绿色文学社策划编写的这本叫做《打开记忆之门》的书,便是想告诉人们:在安徽历史上有如此种种十分美好、值得珍视、值得呵护、值得后人学习的安徽先人们用以创造文化成果的文化行为。而且,这还只是他们初步探索到的全豹之一斑。

请听那“自由的风掠过麦田”。

请看那“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冰山”。

请欣赏那“剪刀下的世代风景”。

请体味那“永远绽放的妩媚”。

请再靠近那“凝固的时光”。

请更寻找那“隐居的文南词”。

.....

你一定会心旷神怡。

你一定会柔情似水。

你一定会醉。

你一定会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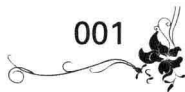
你一定会五体投地顶礼膜拜那些永远在历史的银河里闪光烁彩的一辈辈才华盖世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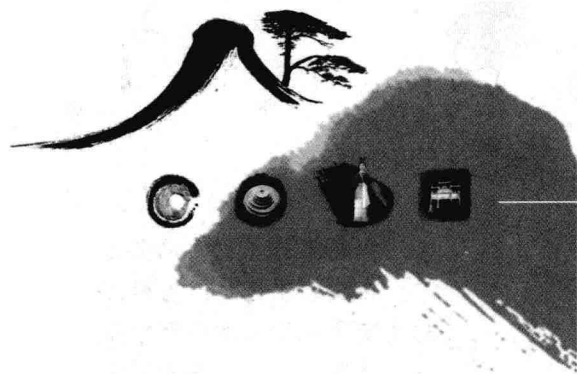
你一定会十分心甘、十分情愿地当那些祖先即使海枯石烂也永不变心的铁杆“粉丝”。

是为序。

2008年8月12日深夜

写于婺源假日酒店





策 划：绿色文学社

主 编：胡 迟 徐 静

图片统筹：丁佩玲 张鹏水

主要撰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金萍 王 珺 王 夔 李传玺 李春荣 范必萱 赵 蓉

胡传永 胡 迟 徐 静 黄凌云 黄永翀 曹 宇 雪 女

目 录

民间文学

桐城歌 / 002

除了歌唱,无话可说 雪 女

传统音乐

当涂民歌 / 006

自由的风掠过麦田 鸿 儿

巢湖民歌 / 009

巢湖波涛化为歌 李春荣

大别山民歌 / 013

大别山的歌唱 胡传永

五河民歌 / 018

谁人不识《摘石榴》 王金萍

徽州民歌 / 024

良辰美景,听你唱出荣辱身世 雪 女

齐云山道场音乐 / 027

出世中的入世 范必萱

传统舞蹈

花鼓灯 / 032

生命的喧腾与狂欢 胡 迟

火老虎 / 035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冰水 胡 迟

东至花灯舞 / 039

吉祥花灯,乡村生活的温暖元素 雪 女

祁门傩舞 / 042

戴上面具,做个凶神恶煞 雪 女



传统戏剧

- 青阳腔 / 046
敲锣打鼓闹青阳 王 夔
- 岳西高腔 / 049
万家欢乐唱高腔 赵 蓉
- 池州傩戏 / 053
远古的遗响 李春荣
- 黄梅戏 / 057
永远绽放的妩媚 徐 静
- 徽 剧 / 061
说不尽的徽班传奇 王 珺
- 徽州目连戏 / 064
爱,可以穿越地狱 胡 迟
- 庐 剧 / 067
你是那山野吹来的风 黄永肿
- 泗州戏 / 070
原野上的拉魂腔 王 珺
- 淮北花鼓戏 / 073
失落的淮北花鼓戏 赵 蓉
- 皖南花鼓戏 / 077
开在江南的牡丹花 王金萍
- 坠子戏 / 083
在戏曲的星空下找到你 王金萍
- 亳州二夹弦 / 089
被历史湮没的二夹弦 赵 蓉
- 文南词 / 093
隐居的文南词 黄凌云

曲 艺

- 凤阳花鼓 / 098
行走的凤阳花鼓 李春荣

杂技、竞技与体育

- 埕桥马戏 / 102
与兽共舞 黄永肿

徽州三雕 / 108

邂逅徽州三雕 徐 静

阜阳剪纸 / 111

剪刀下的世代风景 雪 女

望江挑花 / 114

织出心中一片锦绣 雪 女

舒 席 / 117

席之缘 胡传永

传统手工艺

界首彩陶 / 122

凝固的时光 雪 女

歙 砚 / 126

一块风花雪月的石头 曹 宇

徽 墨 / 128

但留清气满乾坤 曹 宇

宣 纸 / 131

当墨海烟云掠过 李传玺

万安罗盘 / 134

周易文化的天才演绎 曹 宇

宣 笔 / 136

挽留逝去的辉煌 胡 迟

桑皮纸 / 139

遥想一个时代 胡 迟

传统加工纸 / 143

一张纸的华丽转身 胡 迟

芜湖铁画 / 146

点化铁的灵性 徐 静

徽州漆器 / 149

美在不言中 王金萍

徽州传统民居建筑 / 152

伦理浇灌的徽州民居 李传玺

徽州盆景 / 155

雕刻草木的灵魂 徐 静

太平猴魁 / 157



美景之处话猴魁	凌 林
黄山毛峰 / 160	
山光雾岚化作一杯饮	雪 女
六安瓜片 / 163	
关于青春的记忆	徐 静
祁门红茶 / 166	
由绿变红的浪漫情调	雪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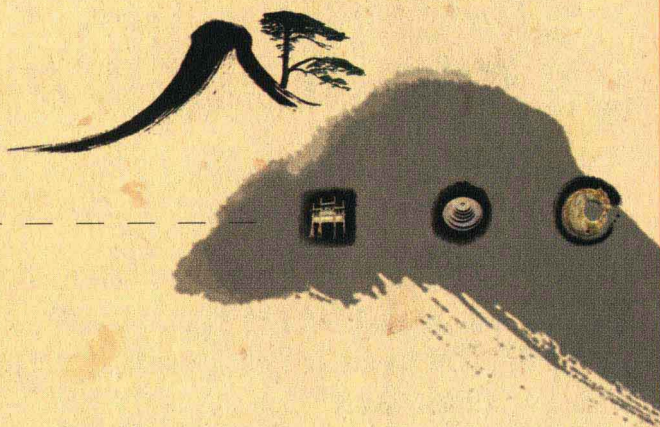
民 俗

肥东洋蛇灯 / 170	
人神会合,舞之蹈之	雪 女
界首苗湖书会 / 173	
农民的艺术沙龙	胡 迟
肘阁抬阁 / 176	
娱乐的智慧	胡 迟
程大位珠算法 / 179	
徽州出了个程大位	胡 迟

后 记 / 182	
-----------	--

+

—— 打开 **记忆** 之门 ——



民间文学



桐城歌

除了歌唱，无话可说

雪 女

一天，在网上搜歌，一下子蹦出一首“桐城歌”。桐城我并不陌生，是文风昌盛的文化古城，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著名的“桐城派”文学，雄霸文坛二百余年，是中国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散文流派。但桐城歌我却没有听过，它是不是也像社歌或队歌一样，是一个城市的市歌呢？

出于好奇，我点开了音频，声音和画面同时出现在视野中：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拖着苍凉沙哑的嗓音正高声唱着什么。他脸上的皱纹宛如木刻，肤色黝黑，目光浑浊，岁月的痕迹触目可见。这歌声的音调我从来没听过，悠远、粗犷、寒凉，犹如穿越时光隧道从远古抵达我的耳膜。

我被震了一下，难道这就是桐城歌？画面在切换，唱歌的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她的嗓音像山风吹过垭口时发出的尖利而犹疑的呼哨，透出一种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自然的顺从。她一边和一群妇女在田间锄草一边歌唱，田畴碧绿，群山青翠，歌声在这个蓬蓬勃勃的春天里仿佛也长出了枝叶，葳蕤茂盛，填充着空旷的四野。这也是桐城歌？桐城歌竟是这么原生态的东西，真是稀罕。

我找到了桐城歌的文字介绍，这一看还真让我不得不刮目。桐城歌渊源之长、流布之广、价值之高完全超越了一般的山歌野曲。它起源于唐代，兴盛在明中叶以前。明钞《明代杂曲集》里采录桐城歌 25 首；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山歌》集收录桐城歌 24 首。在形式上，桐城歌有山歌、号子、小调、秧歌、情歌、童谣等；在内容上，有生产劳动、日常生活、风俗礼仪、婚丧嫁娶等；在体式上，以五句七字为多，并融词、曲、表演为一体，“是民间文化向辞赋进化的唯一特殊文化现象”。明末桐城诗人方文的诗对桐城歌有一个精辟论述：“虽民谣里谚，途巷琐事，皆可引用。兴会所属，冲口成篇，故其诗款曲如话，真至浑融，自肺腑中流出，绝无补缀之痕。”

我知道，安庆地区的黄梅戏最有名，桐城歌再好听，也比不过黄梅戏吧？哪知我又错了，黄梅戏的源头正是桐城歌。早年的桐城歌流布极为广泛，当它传到湖北黄梅一带后，



给当地的黄梅(采茶)调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养。后来黄梅调又进入安徽安庆沿江一带,进一步融合了桐城地区歌谣文化的叙事功能、结构句式、语言情节等,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品种——黄梅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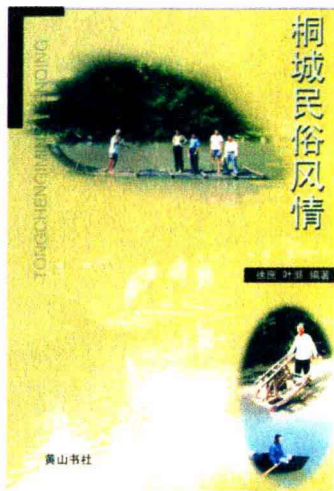
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故乡就在桐城。她从小就在家乡唱山歌,浸润在当地浓郁丰富的歌谣的沃野中,所以她唱的黄梅戏字正腔圆、感情饱满,无人能出其右。当代黄梅戏大家韩再芬,为了进一步唱好黄梅戏,特意学习桐城歌中的方言俚语,力求把黄梅戏唱得原汁原味儿。严凤英与韩再芬的黄梅戏我都听过,她们各有千秋。严凤英有天然活泼的地方风情,田间地头似乎更适合她歌唱;韩再芬则具有严谨的规范性,她精致和优雅的唱姿,比较适宜华丽庄重的舞台布景。也许她们成长的时代不同,原生态的成分在她们的演唱中构成了不同的比重。不可否认,越是生活在现代,离原生态的东西就越远,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桐城歌不但是黄梅戏的母体,而且还影响了湘、鄂、赣以及浙西地区,对吴中山歌、扬州清曲、土家族情歌“女儿会”等地方民歌都起到了提高和推动作用,在历史上形成了一条极其广泛的“桐城歌谣文化带”。

当初如此兴盛的桐城歌,现代人却很少会唱了。据统计,桐城市现在能够吟诵、传唱桐城歌的也只有上百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在周杰伦流行的时代,孩子们还会去唱“火亮虫,夜夜飞,爹爹叫我捉乌龟。乌龟没有长毛,爹爹叫我扯毛桃……”这样的童谣吗?我曾发信息问过桐城市一位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朋友是否会唱桐城歌,她说不会,并声称那是很古老的歌谣了。我不敢去推测,这百余位年迈的歌唱者就是桐城歌的终结者,但他们唱给谁听,教给谁唱?歌声毕竟是一个时代的心曲,你怎可能让计算机时代的年轻人唱着农耕时代的歌谣去生活和工作?那么,桐城歌如果不能以它独有的资源形成气候吸引世人的眼球,很有可能就以光盘或影像的形式进入国家典藏,我们很难再听到它了。

“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思有谁知。”这首被选入《中国文学史》的素帕情歌,语言含蓄



沈佳鸣 摄



凝练,心思委婉幽深,借用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道出了初恋男女无声胜有声的脉脉情意。在我的审美意象中,一个美丽的村姑满怀渴望与惆怅地站在村外的小河边,眺望远方心仪之人的村庄,并想象着那个人收到自己寄去的素帕会怎么想。虽然帕上不着一字,但姑娘的心思全在那小小的一方帕子上。她想着想着,情不自禁唱起了这首《素帕》歌。歌声悠扬婉转,缠绵悱恻,飞鸟被她唱得噤了声,落霞被她唱得披了彩,她自己也被自己的歌声所感动,久久沉浸在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不能自拔。就在这样的歌唱中,时光匆匆飞逝,转眼间青丝变成了白发,她心爱之人也许是满头霜雪的老翁,也许早已不在人世。而她仍然唱着,清丽婉转的歌喉也变得低回沙哑,但丝毫不影响她在歌唱中对往昔的追溯与怀念。除了歌唱,她已无话可说。我们听着那歌唱,也无话可说。

(本文图片由桐城市文化馆提供)

龍眠雜憶



+

—— 打开 **记忆** 之门 ——



传统音乐

当涂民歌

自由的风掠过麦田

鸿 儿

第一次听当涂民歌是在民歌会上,五河民歌《摘石榴》唱得人旖旎婉转的当儿,当涂民歌《勤嫂子》、《打麦歌》登场了,明快的旋律阳光般地袭过来,让人耳目一新。不知怎么的,就想起电影《九九艳阳天》的一些画面:翻滚的麦浪、和煦的春风,快乐的劳动者在阳光下欢畅地笑闹……

我曾经多喜欢那样的田野:充满热情、充满希望、充满劳动者的活力与快乐。以至于年少时的我一直觉得乡村生活是诗意的,觉得那些在麦田里耕种收割的人是天底下最



幸福快乐的人。

可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诗意的乡村渐渐褪色，苦难似乎才是乡村真正的核，吐不掉的核。曾经歌声荡漾的田野，慢慢淡出我的视野。

此时，当涂民歌在耳边响起，一种关于乡村的怀想又如潮水拍岸般涌来。

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搜集，找了许多当涂民歌，一遍一遍地听。

当涂民歌的句式大多是三字句、五字句和七字句，而且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唱起来，高亢处像藏歌般清澈透亮。繁急处则嘈嘈切切错杂弹，间或还有江南小曲的婉转悠扬。

我爱极了那些劳动生活类的民歌，那些豪迈的劳动号子：《打夯号子》、《车水号子》、《建筑号子》……那些充盈在劳动中的乐趣和情趣：《放牛歌》、《打麦歌》、《送粮歌》、《插秧歌》……那些民间生活的热闹与诙谐：《卖杂货》、《扎彩灯》、《逛庙会》、《划龙船》

.....



当涂的老民歌手接受笔者的采访



当然也有情歌。

记得以前我喜欢听陕北情歌，一曲《走西口》听得我热泪盈眶，那种爱的痛和苍凉如此彻骨，我甚至一度很享受那种心中酸楚的感觉。

相比之下，当涂的情歌就明亮诙谐多了，那首《哪个要你宝和珍》，将姑娘的倔强、俏皮和泼辣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小妹子送饭下田冲》也是其乐融融：“太阳当中不当中，小妹子送饭下田冲，问声送的什么菜，一碟子韭菜二

碟子葱，三碟子鸡蛋颤融融，四碟子莴笋脆崩崩。吃得我小郎身体壮，身强体壮力无穷。”庄稼人的爱情竟叫人这样心旷神怡、心旌摇荡。

这些歌，让我无限沉醉于这些庄户人的生活中：鲜活、热闹、温暖，还有甜蜜。

后来，我知道流传下来的当涂民歌还有极雅的，比如北宋李之仪的那首：“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据说，清道光年间的当涂人黄钺创作的《于湖竹枝词》，以当涂民俗风情为内容，代表了当时当涂民歌的最高水平。解放后，当涂民歌也创作了一些主旋律歌曲，比如《毛主席恩情永不忘》、《山村变了样》、《颂春》等等。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民歌，而且，我觉得，也正是这些老百姓望风折柳，脱口而出的民歌里才记录了他们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喜怒哀乐。伟人的历史载入史册，而老百姓的历史，藏于民谣。

老一辈的当涂人常说，我们是在当涂民歌中泡大的。可对于许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来说，当涂民歌已渐渐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现在，当涂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进入了国家名录，我们经常在舞台上看到它的盛装出场。可是，我想，它真正的舞台应该是田野，那些明快轻盈的旋律应该像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风，掠过一片又一片麦田，于是，所有的种子都发芽，所有的心情都在田间地头开花……

（本文图片由马鞍山市文化馆提供）

